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圓夢 序

六如齋孫序 世之閱前夢者，莫不感寶、黛之鍾情，而願其成眷屬焉。豈獨閱者之心如是，即原其寶、黛之心，亦未嘗不以為將來之必成佳偶也。及見黛玉身死，寶玉出家，無不廢卷而太息，誠古今之恨事也。

茲得長白臨鶴山人所作「圓夢」一書，令黛玉復生，寶玉還家，成為夫婦，使天下有情人卒成眷屬，不亦快哉！且前傳之所不平者，無不大快人心。至於文采之陸離，詞意之纏綿，尤與前傳稱雙絕。因亟付手民，以公於世之有情者。是為序。

光緒丁酉年春三月六如齋孫

楔子

槐黃冠蓋鬧如雲，圓夢先生夕又醺。

夢到圓來渾不了，圓從夢裡總無分。

從他婢學體多澀，奈此兒嬉意自勤。

勘破三生歸結案，安牀架屋笑紛紛。

這首詩乃太平年間，有一夢夢先生做的。先生少年本號了了，因讀詩到「人生若大夢，何苦勞其身」兩句，他就絕意功名，不談經史，逢人只說夢話，因自改此號。

一日，忽夢到一座紅樓裡面，見一姓高的在那裡說夢話。

悲歡離合，確當世態，實在聽之不倦。因即繞這樓四面去聽，說夢的不止一家，較那姓高的所說相去遠甚。正在吟詩納悶，忽見來了警幻仙子，對他笑道：「夢者，覺也；覺者，夢也。」

有了《圓覺經》，豈可沒有《圓夢傳》？我現有三十卷《圓夢傳》，你快拿去頂禮罷！」那先生接來，打開看時，只見卷中端的有頭有尾，前書所有盡有；前書所無盡無。一樹一石，一人一物，幾於杜詩、韓碑，無一字無來歷。卻又心花怒髮，別開生面，把假道學而陰險如寶釵、襲人一干人都壓下去；真才學而爽快如黛玉、晴雯一干人都提起來。真個筆補造化天無功，不特現在的「復夢」、「續夢」、「後夢」、「重夢」都趕不上，就是玉茗堂「四夢」以及關漢卿「草橋驚夢」也遜一籌。先生不禁拍案道：「有此一夢，何必更圓？有此一夢，何必不圓！」